

等闲岂能玩飞盘

□南京 明前茶

玩飞盘需要勇气、敏捷、不怕出糗的轻盈身姿。

自从阿薇开始玩飞盘,在家刷盘子时,都忍不住要飞上一盘。盛过炒菜的青瓷盘已洗净,在她手里自由翻飞,有点像周伯通玩“左右互搏”。先正手向右侧飞盘,刹那间横跨三步,双手上下一拍,灵巧接住,再反手传盘,跳起来单手抓接。阿薇老公见劝不住,就说,我来陪你去街心公园一展身手。你用丙烯画的那个小恶魔飞盘才三两重,用瓷盘子炫技,小心伤到手腕。

为了玩飞盘,阿薇把镶着水钻的长指甲都剪了。整个夏天,阿薇与同事都在飞盘场上见,露脐背心,简单的运动阔腿裤或瑜伽裤,鸭舌帽,怕手汗导致飞盘打滑脱手,还有人专带一罐镁粉,玩飞盘前都会像体操运动员一样,在手心手腕拍匀。

飞盘很像是对传统体育叙事的“反叛”,它对抗性有限,似乎和更高、更快、更强没有多大关系,正如符号学大师罗兰·巴特所说:“我们在社交中的)形象不只是意指性的,也是‘交流性’的。”飞盘运动充满了邂逅与交流意味,在7人对7人的攻防中,每一个配合都少不了展示曼妙的速度、动感与鱼跃拉伸的灵活性。此时,谁也不是攻防体系的零件,而是快乐自由的原子。

阿薇开玩笑说,从前以为飞盘是狗玩的,在美剧里,主人奋力掷

出飞盘,狗纵身奔跑,沿着飞盘的飞行弧线凌空一跃,叼回飞盘来邀功请赏。后来才知道,人比狗早玩飞盘几十年。早在19世纪,美国面包师Frisbie就在大学城开了一家饼店,学生们很喜欢他做的“Frisbie Pie(福瑞斯比馅饼)”,馅饼烘烤时,为了防止糊底漏馅,下面都有个浅盘型的锡托,吃完之后,精力充沛的年轻学生就抛接这种轻巧的锡盘取乐,抛出锡盘时,为了渲染气氛,常大喊一声“Frisbie”。以至于Wham-O公司取得飞盘的市场专卖权后,迅速依照谐音梗,将飞盘商标注册为“Frisbee”。

话扯远了,那天,阿薇妈妈来给阿薇送自己做的卤菜,瞧见女儿女婿与邻居们在小区草坪上玩飞盘,放下保温桶就要求加入。阿薇怕快60岁的妈妈扭着腰,劝她观战,妈妈很不服气,说她在大学里可是著名的“飞盘公主”:“不说别的,别人接高速盘的时候,手掌都磕得乌青,我不会这样硬接,会用手手指的力量去叼住飞盘。玩上半天,摊开手掌,只有大鱼际有点充血,这才是本事。”

阿薇没有想到,自家爸妈当年就是在飞盘场上认识的。1980年,首部引进的科幻美剧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,不仅令蛤蟆镜与喇叭裤成为时尚符号,飞盘也成为眼界超宽的标识。阿薇妈妈个子只有一米六,但在人缝里传低盘是一把高手,尤其

是她机灵诡秘的抛掷,飞盘会像普拉蒂尼踢出的香蕉球一样绕过拦截者,让那些高个子男生无可奈何。阿薇爸爸小时候学过京剧武生,柔韧性极好,有一次竟靠空手翻抢到了阿薇妈妈掷出的飞盘,还有一次,阿薇妈妈掷出了前所未有的高空盘,阿薇爸爸像海里的旗鱼一样高高跃起,在人堆中把飞盘抢到了。

这个小团队还玩过“躲避飞盘”,投掷者的目标,就是用飞盘击中躲避者,这种玩法比投掷沙包惊险多了,为了防止飞盘击伤面部,躲避者会戴上头盔。那时辰,摩托车还是稀罕物,头盔也少见,阿薇爸爸利用大学里的焊接实验课之便,自己替阿薇妈妈焊接了一个玩躲避飞盘的头盔,走出来像22世纪的机器人。

这一回,是躲避者赢了。进攻方的领头羊,居然替躲避者准备头盔,双方散场的击掌声中,明显带上起哄的意味。男女主人公一聊,两人不仅同届,还是同乡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阿薇本人,也算是“飞盘的馈赠”。

飞盘是最能标榜男女平权的运动,怂恿青年男女同场竞技,比剧本杀和桌游更能撮合人。只要能玩飞盘,社恐症状就能消散。阿薇上个星期受妈妈委托,要替小姨的女儿在飞盘场上物色对象。阿薇说:“您先把手叼飞盘的绝技,传一下我妹妹吧。”

慢节奏度夏

□福建晋江 郭华悦

城里的夏天,节奏总是急吼吼的。

一人伏,屋里的空调便随时待命。回到家里,第一件事,便是拿起遥控,打开空调。而到了公司,也是如此。再看看身边的人,大多也是这样。

可一回到老家,便觉得进入了另一种节奏。

经历了舟车劳顿,一回到老家,只觉得身边都是热浪,恨不得将空调随身携带。没唠上几句,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滴。可再看看对面的母亲,完全是另一种样子。

母亲摇着蒲扇,慢悠悠,一脸惬意。我皱眉苦脸,唉声叹气,一边说话,一边使劲擦汗,毛毛躁躁的样子,反倒把对面的母亲,衬托

得不食人间烟火一般。

留在老家的人,本来多是孩子和老人。后来,孩子也接走了,便只剩下母亲这个年纪的人。母亲说,人老了,有了惰性,懒得挪窝了,怎么也不肯来城里住。而其他留守在村里的人,也大多是这样的想法。

老家的房子,哪怕到了夏天,也难得见到有空调的。母亲曾告诉我,夏日里的多数时候,靠着一把蒲扇,也就过去了。有时候,实在热了,才吹会儿风扇。至于空调,那是连想都没想过的。

不止一次,我想替母亲装个空调,但她怎么也不愿意:“别折腾了,现在这样挺好的!”

母亲口中的“好”,不像是因为想省钱而伪装出来的。直至那时,

我才明白了母亲的心思。从以前的蒲扇,到如今的风扇,这样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进步,在母亲看来,却已足够度过炎炎夏日。漫长的岁月里,如母亲一般的人们,练就了一颗知足常乐的心,也才能因此而在酷暑中游刃有余。

反观我们,在急吼吼的节奏中,收获的却是满心的急躁。哪怕终日吹着空调,心中的烦躁依旧挥之不去。我们的马不停蹄,把那些看似微弱的快乐,还来不及细细品味,就一一抛之脑后。

烦了,躁了,不妨回头看看。清凉夏日,也许不在前方,而在回头处的灯火阑珊里。而要领略这样的风景,需要的只是一颗能慢下来的心。

老刘

□上海 濮端华

老刘,名友明,泰州姜堰人,身材不高,身板壮实,一口苏北腔,今年七十整。老刘退休前在一所高校干工勤,负责营产营具保管和生活设施维护,工作踏实、做事认真,又有一副热心肠。

老刘经历丰富、见多识广。他二十岁到南京当通信兵,在部队这所“大学校”里锻炼成长。退伍后,由于有些文化,能说会写,就被安排到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。后来国家落实民办教师政策,老刘没能落编,又转到县食品加工厂干起了销售。当销售员十年,他走南闯北,跑了很多地方,看过很多风景,尝过很多美味,见过各色人等,既积累了工作经验,也丰富了人生阅历。每每聊起这些,老刘总有说不完的故事,满满的自豪感洋溢在脸上。是啊,谁都有人

生的高光时刻,谁都对自己的辉煌历史念念不忘。

顺乎常理、顺其自然,是老刘的人生哲学。在他四十七岁那年,食品加工厂倒闭。失业待岗的他,没有怨天尤人,没有一蹶不振,而是带着一家人勇闯大上海,先是在一家酒店当保安,后又到一所高校谋了份仓库保管员的差事。老刘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,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。

退休后的老刘本打算回农村老家过段清闲的日子,谁知学校一位老师找到他,想请他帮忙照顾生病的老人。老刘见这位老师的确工作太忙,实在难以抽身陪护老人,于是心肠一软,应承了下来。这也就意味着他在退休之后还得接受人生的又一次角色转换。老刘做事总有一个信

念:不干则已,干就干好。他对病人的照顾可谓全心全意、尽心尽力。有时病人情绪不好,发点脾气,老刘总能换位思考,给予宽容和谅解,让病人真切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。人心总是肉长的,久而久之,两位老人竟然成了心有灵犀、彼此默契的好朋友。

细想想,老刘这辈子其实挺成功的。他自己的人生有起有伏,甚至还有过从桥上跌落的生死经历,但总体上还算顺顺当当。老伴儿和他一样,勤劳善良,性格开朗,家里家外一把手,从不用老刘操心。儿子当兵退伍后进了政府部门干驾驶,本本分分。老小三代团聚一堂,其乐融融。人们常说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想这“平淡”并不等于“平坦”,这才是有质感的人生。对此,老刘深以为然。

梦中的蒲棒

□山东青岛 周衍会

夏日里,我沿着河边向东走,脚下是缓缓西流的河水,映着天上的白云,偶有一条小鱼跃出水面,漾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。

我走得并不快,甚至还悠闲地吹着口哨。我要去采蒲棒,早就想好了,要采一大把,比昨天大军手中的那两根还要粗、长。他要是跟我要的话,我也坚决不给,并趁他不注意,也要用蒲棒在他头上敲一下,不,是两下……这样想着,我得意地笑了,并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

我已经打听好了,沿小河往东走五六里,有一大片苇荡,那些修长、饱满的蒲棒就挺立其中,像传说中的美人,在水一方。

小河两边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。无数的蝉栖身其中,蝉声如雨。放眼望去,到处是疯长的野草,各色野花点缀其间,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……小小的我淹没在这幅画中,带着梦想上路,简单而快乐。

下午两三点钟了,阳光直射在水面上,晃得我有些晕眩。脸上的汗水一颗颗往下滴,胳膊也晒得发红。这时,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桥,横跨在宽阔的河面上。我奔过去,在桥洞里歇息了一会儿,然后,沿着桥头青石砌成的斜坡,爬上桥,踩着晒得有些发烫的桥面走到桥中央,趴下,看下面缓缓流动的河水。我看到一群群小鱼,在水

中游来游去,悠然自得。我捡来一些小石子,用力往下扔,一阵阵水花飞溅后,鱼群不见了,抬头东望,朦朦胧胧一片,不知道还有多远。

从桥上下来,水面开阔了不少,走在浅滩上,脚陷进去很深。我脱下凉鞋,提在手上,赤足前行。走着走着,眼前出现了一条水渠,连接着右岸的一座水泵房。我惊喜地发现了一条铁皮船,拴在一根水泥柱上。我见四周无人,目测了一下,见水并不深,就蹭着水过去,吃力地爬了上去。那是我第一次登上真船,感到又新奇又兴奋。玩了一会儿,担心被人发现,就恋恋不舍地下来,继续赶路。

我没有刻意去想那心心念念的蒲棒何时出现,只是悠闲地走自己的路。我遇到过好几群野鸭子,脖子上有一圈绿毛,在水中觅食、嬉戏,直到我走近了,才扑棱棱飞走;我还看到一条红色的鱼,打一个旋儿,瞬间不见了;还有一条花花绿绿的蛇,在水草间缓缓蠕动,吓我一跳……

那天,我没有采到蒲棒,连一根蒲棒的影子也没见到。后来我才知道,河中是没有蒲棒的,蒲棒生长在小河左岸几百米外的一个大池塘中。

因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,一个人走了那么远的路。

那年,我6岁。

酷暑里的清凉

□南京 陈思

连日高温,期盼来一场雨水,给这个“火炉”降降温。

坐在窗边,我隐约听到了水声,心中一阵窃喜,师傅又来给植物送水了。小区物业怕植物枯萎热死,每天都派人给植物大面积洒水一次。

工人拉着一根粗长的软管,接到水管上,先取下头上的干毛巾,接住水管的水,用潮湿的毛巾先给自己洗把脸,又拧了拧湿毛巾,接着把湿毛巾铺开,从头上盖下,挡着两边脸,然后拉着管子开始给树和花草浇水。

太阳照在他身上,他手来回拉动水管,认真浇着树根部和草,烈日下的工人,皮肤晒得很黑,那件灰色汗衫,潮湿面积不断扩大,从脖子往下,从背部往两边,一会儿,汗衫全湿了……

推开门准备上班,这时看到保洁大姐在门口拖着地,边上放着一桶水和一块抹布。她拖完一层,就拿起桶里的抹布,搓一搓,抖开抹布认真擦着扶手栏杆。大姐说,因为夏天,每家晚上回来都会扔一些垃圾,有的人家垃圾袋里的西瓜汁会渗出来,有的人家的垃圾袋会流

出一些菜汁,天气那么热,一定要及时拖擦干净,不然味道太难闻了,影响大家的生活。

来到垃圾中转站扔垃圾,一对负责垃圾分类的夫妻接过我手中垃圾说:“赶紧上班去吧,我来帮你倒。”他们来这里已经一年多了,看到业主总是笑咪咪的,一间10平方米的垃圾分类小屋,放着七八个桶,但每个桶都被擦得干干净净,门口放着一个大风扇。夫妻俩做事情干净利落,瓶子圆的方的分类堆放整齐,纸板压平有序捆扎,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有序分放,碰到急着上班的,赶紧上前几步接住,遇到乱丢垃圾的,站在烈日下笑着解释。每天早上,垃圾清运车停放在路口,装完垃圾后,夫妻俩用水把桶擦洗干净,路口用拖把拖干净,胳膊上的汗珠、额头上的汗珠滴渗到衣服和地上,在烈日下干了又湿,湿了又干。

在这酷暑里,这些平凡的人用自己的汗水守护着小区。他们流淌的那一滴滴汗水就如我们期盼的雨水那般,带给我们无比的感动与清凉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3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